由拳集

由拳集卷之十八目錄

碑記

由拳集卷之十八

東海屠隆長卿　著

記

修頴上縣東門河隄碑記

頴上城東門面大河河從汴下走淮泗壯折而東衝激城垣夏秋間浩蕩湯衍包林麓原隰稱雄險哉河故有隄水嵗齧隄圮矣去城不一武而近水至輒灌城城且不支民惴惴焉朝不謀夕萬曆嵗丁丑屠子隆奉命来令頴上甫弭節於郊則進父

老慱士諸生曰隆不佞以主上命得從諸君子遊諸君子何以教不佞敢問治狀何先父老慱士諸生起對曰善哉大夫幸辱此言賴之人福矣治寧有先於河者隄城衛也隄壞城將從之失今不治明年無可為者民其魚乎屠子愕然曰令何為凡以措意畎畝而安全之者也民其魚乎奚令之為也先是為賴上者何狀而至此曰治難哉賴小邑十九里爾歲苦不登民貧而賦斂急逃且十之二三矣帑有一錢乎亡之河且柰何屠子曰其亟議

議是民安得逃迯盜賊已乎於是衆議僉編富民
不可亡論貧富家括一錢又不可夫是役也秋毫
民力矣失民之心而用民力蔑以濟矣時嘗受命
觀察朱公又受命郡守張公兩公爲治精明多惠
政授隆方畧甚詳屬予議先捐俸同官亡不捐者
而後下令百姓曰河務急矣此執事者之責亦縣
首之患也今不敢以大功勤苦爾父老子弟而聽
爾輩各以其力助夫疇非食土之毛乎爾亡有所
受大水且至執事者行與爾父老子弟同日魚爾

又何愛乎爾即忼慨赴公家之急生爲高義歿有榮名而又免於患頋不佳哉執事者其以大小議功亡忘爾勤盖令下之明日而捐金錢持牛酒糗粻伐木畚土来者满車下焉邑又若無石則盡廢邑治以風而徒步走百姓家借石一二父老子弟爭爲位焚香門迎至城隍西廡外有鍾鼓樓二甎石可數萬屠子命取之衆爲請曰樓縣鍾鼓廢樓是廢鍾鼓也如神何屠子曰堂左右不可鍾鼓乎置神以爲民民神依也水至民且喪其室家神將

安依令為民神宜亦有之遂取之他神祠亡不取者又徧索郊以外殘碑斷碣壞橋廢寺於是有石矣以萬曆六年戊寅春王正月六日居子自為文率父老博士諸生洎千夫長百夫長臨河而祭告於大河之神是興此役居子日臨視者二閱卒為更其老弱節其勞苦問其饑寒而燠休之卒感奮子忠誠人人勸也始於正月九日終於二月廿有九日盖五十日而河工告成城下築土為路路外為石隄下用巨石甃其上鑿木為銜連而灌灰其

中石隄之外復隄以土土隄之外植木爲椿植木之外又隄以土植木焉爲土隄者三爲石隄者一爲植木者二自東迤而壯走凡長五十丈廣五丈高五丈五尺成之日諸君咸舉爵勞屠子屠子謝曰自古歌於思咏溱門未有不胥多口者今是役也以民力且以民財而大衆爭先功成不怨奚論不懟且也驩然歌終始矣隆不佞何以及此此豈適有天幸亦或其民醕之效與不然則神之相之也隄成告成事觀察朱公郡守張公西公閱之喜

犒令以下有差衆議工成宜有碑乃亭其上劖石辟焉於是屠子又為東門之歌歌曰浩浩東門流波紆耶日落風迴蛟龍趨耶黑雲毋毋波臣呼耶怒子夜決翻具區耶水來平城民其魚耶民其魚耶官蝦蛆耶皇德曠蕩九域宅耶河工之成一何亟耶興東門者智耶鬼神力耶

禱雨記前

屠隆為潁上之明年是為萬曆戊寅四月有事壽春四之日大風明日人言潁上大雨雹傷麥苗隆

方食憂懼食噎幾殆歸視東郊原野空也稽顙謝過自傷為令亡狀皇天嫁禍我民仰天而哭已入中途對邑父老又哭父老曰天禍下民遠矣他郡邑雹災者汴梁以北達業以南多有之寧獨賴上矣使君無為自苦隆曰風雨不避灌壇乎余寔不德以名此殃也奈何以他郡邑為解至五月又大旱為文禱於城隍又禱於張龍王之神會里人㕣村巫降神妄言禍福隆察其有異歟　而庶浮其許禱二日不雨隆曰天之降禍深矣而雹為灾民已

重不堪而又加之歲旱寧有噍類者喀乃赤日暴
中逵從朝至莫越二日又不雨㥁士諸生齊民心
憐余環而涕泣者以百千数曰賴邑小不負粟猶
支一二年歲旱民不即至死也而胡以苦使君至
此極為隆謏曰隆不獨為吾民且以盡吾心焉天
降災吾邑而方且泄泄然息陰就凉以自為愉快
吾愳重有戮辱際獨為民故吾暴日中蒼蒼凉凉
處一室則愁焉如焚矣為文告於神者三始頓首
謏過乞憐其辭哀已而激切語涉不遜命還神對

暴日中日晡乃已即夕雲起詰朝而雨明日又雨
然陰雲如黛雨不甚霑足隆又懇入禱玄帝廟既
出隆忽與同官曰盍與諸君返玄帝廟待雨乎遂
返入後殿俄見上帝像坐羣神東偏隆驚曰此何
為同官曰其上故有玉皇閣下神像脩閣閣成而
不上今且數年於玆矣隆曰天子祀上帝諸侯祀
封内山川即神像下邑安得有之而又令居羣神
東偏彼羣神奚而安也且記稱上帝所居常有紅
雲擁護雖真德罕得見其面而令居湫隘近樵豎

簡甚矣天之降罰無乃是乎即奚以專罪令爲也於是亟命上之陰與同官免冠頓首伏不敢仰視先是嘗謀上神像聚三百人不能動而止至是才須四十人耳如雲登焉異哉是時日向曛矣應時大雨竟夕四郊霑足自是連日大雨嗚呼又異哉夫上帝高拱上清其靈氣當不在是乃維天聰明何不燭矣矧又百神在邪應時澍雨理或有之電而旱旱而禱不得雨禱而得雨而又微蓋至是而後大雨如響也入禱玄帝廟既出矣復入何爲乎

嗚呼可畏哉朝出禱夕還內舍寢日疲不堪形容顦顇無人色家人謂隆遂駭相視而泣婦心憐隆亦同隆疲薾伏暬肩達曙期在必得雨乃已心又私計禱祠如此而神卒不應將遂謂窅冥不可詰嗟乎詎謂其如響也神理孔章可畏哉隆於此滋惴惴懇矣毋之貪殘恣睢負心者豈誠謂天道神明遠哉隆謂此事可用以自警亦可以警毋也故記之

禱雨記後

始隆暴日以求雨也官師士民及家人咸曉之曰
夫雨暘天也天積氣也隆隆高爾夫弗可㨾也次
寥尒矣比坱茫蕩尒矣呼弗聞也叩弗應也諛之
弗喜也觸之弗怒也若頑焉當其潦也弗格之使
倒流也當其旱也弗挽河漢而濕之也大化獨運
遼焉爾矣遭其遼也故潦於堯而旱於湯夫潦於
堯而旱於湯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堯也湯弗知
天也天亦弗知湯也何物而堯何物而湯何物而
天遼焉爾矣子暴而求必雨天且不雨而三日而

五日而百日子即立槁頻水之上竟不雨也弗遭其遭矣子如天何天如子何則無乃不惠乎何為自苦隆應之曰非也子不聞精誠之極乎夫精誠之極者不惠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之極神明通焉無不可為矣故可以耳視而可以目聽也可以手行而足指也神可存而軀可廢也粗而入精形殼銳也闇而生光玄照朗也故大崇可挾而六幕可遊也大鵬致鼣焦螟嵩山須彌芥子毫光六合秋毫泰山泰山秋毫小大一矣不知彭之為殤

不知殤之為彭不知龍伯之為僬僥不知僬僥之為龍伯修短齊矣天卑邪地高邪日月闇邪深谷朗邪泝而五嶽耶九河峙邪齊州近邪眉睫遠邪蟯蚘者飛耶翼異而蜺蛻邪軒孔雖聖吾不知其聖夸父雖愚吾不知其愚黃屋左纛雖貴吾不知其貴被裘帶索雖賤吾不知其賤萬物之觀齊矣是皆不惠之道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則神一神一則物化物化則累釋神明通焉故風可反也日可回也月可捫也雷可掉也霜可夏也陽可冬也

水可蹈也石可遊也龍可下也馬可角也理也豈惟也哉夫六合廣矣何所有何所為何所不有何所不為有而有為而為無有而有無為而為有而無有為而無為無不有也無不為也有而有為而為理也人之所信也無有而有無為而為亦理也人之所不信也人之所不信而怪名焉亦惑矣今夫員而方蒼蒼茫茫者何物瞬而煌煌朗照八方者何物嵲嶭而欝蒼森而茫洋浩浩湯湯者何物蔟轂砰彭閃爍而有光者何物鬒眞而清揚顱而目

腫須而吻張手攫而足蹶有聲即即若何物令此偶一見之斯不亦大怪乎六藉所載諸子所傳山海玄經之所列齊諧夷堅之所志都是物矣昔壯山愚公不自量欲移太行王屋二山聚族而運之河曲智叟啞然而咍之愚公不止也且世世子孫平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止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夸蛾氏二子負二山遂移之也又有遭僊人山中者求其不死之術僊人畀一木令穿石焉石穿乃僊其人受教無日夜寒暑饑寒亟四十年石

穿而僊去矣夫山非可移也石非可穿也精誠之極也隆誠不惠無以謝諸公行休矣屠子語未畢而雨

重建勅封昭靈張龍王祠碑記

張龍王諱路斯唐進士宣城令也宣城令則曷為龍也斯所謂玄同者也夫陵舄蠐螬物有必化而況玄聖神明之德乎真人託寄於物而獨化於無方且躡靈虛而消搖乎抱烝而亡 神夫烝抱則累釋累釋則亡不之矣神守則器糜罷廢則亡不化

矣故嵩高爲申甫安知申甫之不復爲嵩高也傅說爲列星安知列星之不復爲傅說也人知柱下史著五千言出關而西也不知夏商而前通玄韡華庶成錄圖務成尹壽眞行之爲柱下者幾庚毋乎烏可詰哉則又烏知宣城令之非龍龍之非宣城令也抑龍之物神故其爲用大矣聖眞託焉玄德宅焉靈變出焉體潛泥塗而功配亭毒熯之則萬物立稿而沫之則四海含潤所操者玄而及物者鉅故易號龍德厥位六焉六者何德玄同也張

龍王者母相傳類上人盖焦氏臺故宅也乃記所稱絳綃九子之事則大奇矣而近於誣六合之内顧何不有也誣也乎哉隆以旱禱於王故祠不崇朝而雨再登王祠則又大雨也靈氣於昭乎烈哉於是邑人為王改築宫祠焉而屠子為之記

開化紀遊上

開化縣者居太末萬山中俗好鬼信巫而多黠巫者降神能手持利刃屠其腹巨斧斫胷跣足行火輒上口銜沸油噀人着體處立焦而吻無所傷客

言往有巫降神一鄉人來觀心私念此僞爲而不信即狂叫登山手拔大竹搡作繞指環自縛遂爲巫其靈異如此玄同子曰此非神理即有之妖也斯人或不足道假令賢者遭之何能爲祟以玄同子爲不情玄同子與諸生讀書山中中秋夜爲翫月之會坐至夜分玄同子先起登樓默坐微吟有物從山外擲泥沙入樓檻玄同子私念此萬山中深夜山魈木魅庸得無之吾不爲動彼其如我何端坐吟嘯自若須臾几上泥沙且滿此物跳躍

而入徑伏於地有頃又自地躍起玄同子不顧此物乃發聲笑則鄉里一愚少也又居山中慈恩寺夏夜玄同子與諸君納凉佛堂中至丙夜玄同子先登樓倚水檻乘月而觀清溪忽有一巨人赤面雲冠而無鬚毛衣長絳衣自樓梯躍上徑投入玄同子臥榻倚榻而嘯玄同子自度此鬼物獰惡乃爾其不肖使此物敢顯肆神姦良可自哂犬夫六尺之謂何何為為妖物所動又何問焉默默相對良久知不可如何此物乃跪而起自褫其衣冠則

一醉僧也蓋同遊惟玄同予好為大語故偽託鬼
物以恐怖之自後乃止又與一友人同宿一大家
樓中主人同話至夜半別去方滅燭就寢即有足
聲登樓詰之至半梯而息少頃叫友人驚呼玄同
予遽問之云適有一巨手冷如冰鐵摑吾面言訖
驚怖異常玄同予即起一手加其額一手按其胸
而渴為戲語云爾為何物敢無狀乃爾爾能加於
吾友人胡不爾見惠一掌爾或靈異能言吾且與
爾縱談通夕能詩乎且乞高倡不然非英物也然

咲傖父何畏若此友人至五鼓乃定竟不知其故

茲樓髙敞甲于城中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理或有

之然不可知矣

開化紀遊下

玄同子少數奇遊甚困年二十歲就食開化渡錢

唐惡風大作濤如連山舟幾覆同舟之人無人色

玄同子嘻咲自如𨓜獲濟同舟者曰何不情若是

玄同子曰驚愕何為悦有不測驚噩能免乎拉富

陽疫泊舟江口時同泊者數百艘疫半勝舟驚呼

有劫盜舟人惶駭無主僞爲呼兵器狀玄同子曰
駭子何爲吾舟寔無兵器而云云汝曹豈謂壯士
可虛聲恐喝也汝曹第坐無亂彼登吾艫則有傾
衣襄餉之爾已而盜卒不過吾舟去抵常山時礦
賊大發夜半舟泊城下忽金鼓之聲震天玄同子
不寐密推篷窺焉見火炬匝地甚近呼轂大起蹴
舟人起驚失措矣玄同子念即大盜至而阻河獄
身登岸入山谷中行數里天昏黑不辨行路立而
自念吾避盜入山谷中即脫賊鋒而塡兕豖非計

矣乃尋故路而出則常山巨姓送喪車者蓋此中
風俗如此越明日易小舟抵一山下曠野止茅屋
三四家玄同子携一奴行舟師二人邀奴取醉茅
舍中更餘不來玄同子倚孤舟念兩舟人邀一奴
去良久脫諆奴而襲主人翁何以禦之於是盡棄
橐裝登山麓伺之有頃奴與兩舟師扶醉至比到
開亿艱苦百狀矣而主人者鉅豪不好禮玄同子
至則負盟而謝客隣父老勸主人觀此子楚楚雖
士業已盟而致之背之不祥乃留之留之而門弟

子者黜甚主人夜語玄同子曰家有一子頗賢明好學以故遠延先生不幸未至而之子即世此一二頑童不可以教誨故不敢以累賢者言訖室中有聲如雷則童子嗔其父兄之言而手探臣石擲於門中夜則率童婢數十人登陴迹行遇夜行者椎擊之而主人無橫一鄉所以遇玄同子者禮甚倨先是在賓席者率自附於詼諧為主人昊臣為悅取容玄同子獨方嚴正色無所阿主人家無大小咸疾玄同子一日童子邀玄同子邀於後園玄

同子不往童子曰先生何不近人情也往歲先生與我曹遨於後園為家弟扃其戶不得出云先生試懸諸海榴樹然後出先生先生怒不可家弟笑曰不懸不得出也先生不得已升海榴樹一懸而罷而先生今者固滯乃爾夏月求浴於溪上玄同子又不許童子曰去年先生與吾輩同浴為扼項而沉於水者再先生何不許也其狂狡類如此士友有過訪者一切呵止之門外有客謂玄同子者曰君主人不有與居彼歲所椎殺田奴婢子井經

之中垣墻之下白骨如麻睚眦加人人無敢仰視者而君日以方嚴處之不能堪也玄同子以為然乃去之後三年而復遊其地則伯子季子暴疾亡仲為怨家儺殺兩孫亡其一其一在又坐重獄鉅萬貲伶俜且盡嘆天道遠乎哉先是玄同子心不義主人所為又疾諸子之黠傲也每舉天道好還為戒則揚揚稱曰天命在吾雖將由我其又何能為玄同子曰不出十年此地其灌莽乎至是人以為玄同子有先見云後三年而遊於西安西安從

遊諸子多屠沽家兒不習為禮讓久之饘粥常不至玄同子安焉屢空趺坐而讀書怡然歲滿還多負玄同子槖金玄同子不顧而去北登舟有持一錢增直者玄同子曰吾非賣菜傭安所事增直投金瀨水故時人為之語曰屠君忼慷投金於瀨

壯征記

萬曆丙子屠子舉於鄉且偕計上都家貧不能具槖裝至臘月始成行行至晉陵河凍矣除夕抵廣陵大風雪問逆旅主人無一相容者徙步大雪中

稍委頓薄暮投一城外民家業延入聚旅而諜語
寒窘不任屠子疑焉復冒雪出奄一儒衣冠者迎
謂之曰君殆非常人暮夜何為者屠子告以故儒
生曰此中俗嫌留客獻歲不碩而去時漏下一鼓
矣託宿一山西馬户明日登舟破冰行夜抵卯伯
湖冰堅不可破阻湖中長年告屠子曰第視五更
作東南風即亡恙若西風層冰四面如山來蔑以
濟矣屠子為通夕不寐至五鼓疾風大作急問之
長年報曰西風層冰果如山來屠子私念三十四

年東海布衣以一第故耶命巨湖天也端坐待之
大氷砰湃相激比及即左右衝去無觸舟者故浮
不敗天明會一大官乘巨艦数百人破氷而来浮
尾其舟復還廣陵於是舍舟與蒼頭奴各覓一騎
行是時積雪載途山林阬谷間深數丈騎時時蹶
至大麓長阪間一望浩皛如銀海雖蔥態慘澹時
復快人夜四鼓飯罷輙上馬行屠子騎頗駿宵行
常獨先奴不能從單騎走大野中天色昏黑沉寥
空闊馳数十里無人烟而戎遼開騎雜沓来弓刀

之聲甚厲比馬首相接了不交一語各東西馳去矣或厲聲問咄何人單騎宵行者予則馬上拱手徐曰書生爾亦竟舍之馳去若嚴霜披髮殘星在衣縷韁徵吟抱影自照寫其孤寂之悰往往使人悽絕矣元夕抵徐州後雪霽解鞍覽彭城故都登項王戲馬臺作詩弔之其人噴吒風生氣蓋一世其事雖無成亦雄豪壯士矣哉復想昭烈領徐州牧畧足之基寔開拓於此裴徊久之質明冒雪北行風色益勁日馳一百六十里大都莽蕩之野一

日宵行山谷中迷失道去僕夫輩且十數里山路
宵絶無一人影馬跡莫知所之而晨光未動山鬼
夜嘯野獸悲鳴屠子心頗恐乃下馬息道旁韋以
一劍自隨倚劍危坐忽星光之下見一巨物决趣
過前屠子杖劍朗吟少陵詩不為動坐俟天明良
久僕夫乃至同行尋亦自悔焉入兖州界上多士
女鞦韆蹴踘戲屠子行稍倦則下馬貰濁酒數行
取枯蘆燎火而觀蹴踘過闕里遂拜孔子墓至鄒
縣謁孟子廟古屋甚宏敞廟前松栢大可數十圍

枝葉剝落或千年物也劍石詩詞不下數百通讀之多借大語不甚爾雅敬聽聖賢之風佪回太息而去過東阿考齊相管子遺烈尋陳思王墓踟蹰爲久之及抵燕京二月四日矣益發自廣陵馬上日夜行二千餘里既備辛勞然多險絕余故記之以俟後世子孫考焉

發潁陽記

屠子居潁既奉部檄移青浦按期殊促夜奉檄詣朝遂行潁父老子弟倉皇走送有騎者有不及騎

而徒步者踉蹡于道屠子固止之拒八十里又固
止之臨河而别慘動天地諸生各騎一蹇驢復走
大雪中三百里屠子辭焉痛哭不去屠子亦為泣
數行下乃相與夜入一茅屋中叙語佐以濁醪質
明復痛哭别去時迫於檄期勢不能挈室以行乃
獨身日夜馳而留老母及室人後裝邑中止安車
二既行而念老母年高室人新免身皆不可無安
車乃使人以車還而自乘一馬時曠野雪深數尺
疾風如矢體中挾纊若亡有黃沙晝晦只尺不辨

人馬明日雪益甚馬足陷氷雪中凍且裂距野欵十里前無村落眠居不可以止乃下馬徒步亦復陷氷雪衆各扶掖蹣跚行薄莫抵一張村落落茅茨數椽為大雪覆壓幾圮矣屠子與徒御役馬衣服沾濡且晝求燎不得遣人四出拾枯蘆而燃之濕不可燃煙氣侵兩睫淚下村翁媪見來者衆也驚而逐客屠子以溫言撫之再三乃止弗遂後負擔者不至屠子恩其凍死澤中涸從行者以束炬還迎之夜深而後至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濕牀

頭積雪盈尺襟袂如冰旦起上馬行數里見山谷中群藍縷號哭而來屠子停轡問之皆答曰吾儕小人皆大梁民爲官人拘於河工一歲冬月暫放還單衣敝盡而橐中亡一錢柰此寒天何去其家尚千里旦晩委於溝壑故哀傷而哭爾屠子泫然憐之捐金錢而後行其人咸哭拜馬首去而風雪益厲屠子馬上太息曰屠生毋出行必有風雪夫屠生胡足言顧獨念此曹藍縷甚矣而又行遇此者其何能生還貴介公子操弓矢挾彈丸臂鷹牽

犬騎出郊原射麋逐狡兎南山則風日燕温也此亦豈有說哉老母後發關關險巇復倍之嗟乎行役之難如此彼岩棲野宿之夫非苟薄富貴蓋亦有見馬尚羊卒歲則取適而已

二陸先生祠記

夫賤華貴實信士之操鞶悅雕蟲太上之所不由故世之鉅人鴻德猷薄浮藻謂亡所用之然而権魯之大夫亦往往逃焉乃臧孫氏所稱三不朽不廢立言矣洪荒而後神聖大賢其所竪立者朗揭六

合為萬世規苟不託之文士之作素烏能傳之無窮與天壤共敝乎即尼父恂恂萬行而手定六籍告来丗五千言非文章邪夫老氏豈不冲然玄素也不俟仰觀於日月之華五星之彩雲霞璀燦山川焜耀然後悟此道之貴也謙者謂張司空華而不實少文者率藉口焉夫誠使德超太上功軼三五焉用文為若猶未也奈何齊口而詆天下巨麗之業司空妙識博綜多聞無獨辨海邑龍鮓之屬稱神智雄藻哉其大者精忠奮於國家款誠信於

幽冥通儒碩望彬彬質有其文故可貴也二陸先生登歲以天才贍逸見賞司空所操管溽於犇泉爛於天星吾固滑不論史稱平原伏膺儒術非禮不動即歆麗本實之士奚過焉士龍清識要自偉然矣或謂其周旋昏亂之朝卒與禍會爲鈌知幾之神夫黃鵠遊於汙池祥鸞鎩於棘林蓋亦屬有天命非由人事當其時若嵇叔夜龍性矯舉薄富貴若僚籠而卒亦不免豈文章之過也觀平原臨收白帢從容神色自若此其氣量宏遠其於先生

了矣夫學至於了死生豈易及哉其生也馳大槩於九州而其死也精蒐感於二儀乃鴻丽之文两先生霍馬競爽至使君苗燒硯蔡公流血吳會秀異之氣實鍾於两公譬之天鷄始鳴曜靈啟塗其有功於來茲大矣两先生華亭人而青浦者故華亭西鄙今两先生墓是在青浦則今固青浦人也不佞來令茲邑既已祀两先生學宫復為之建祠專祀焉而并考其生平之操履使知不佞之所願執鞭從事者不獻以其文是役也不佞寔捐俸首

事終之者部民陳謨蔡倫而祠基則俞孝廉顯卿所捐土田皆好義有志者得並書

管仲鮑叔廟碑記

穎上祠管仲鮑叔禮也舊志管子穎上人蓋本之史記今邑有管仲墩相傳為管仲故里而不言鮑叔穎上人近考之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穎上人也處度在晉去春秋七雄時不甚遠舊志必有據矣又考齊人物志無鮑叔則鮑叔為穎上人信乎由管仲至於今數千年邑無祠邑人之不

好事也如此哉頹故無山川陂池林麓亭榭昔人名蹟可資遊覽文若古今人物寥寥甚也碣荒而後秀異之氣無地無之而賴獨若爾寥寥也覽物好古之士至此蕭條悲焉堇堇有管鮑二子成名列國標膀於茲固前史之豔羡而豪桀曠士之所奔也而且罔爲之遽祠血食豈維典禮有闕即烏覩雅致哉士風誠朴民習惷鄙士鮮德讓則典禮關也又俗不興於雅道也不佞承乏茲邑德多凉焉日斤斤不遑抵官之明年始得脩學宮制祭器

稍葺南壯壇壝示士民以禮既築東門河堤剏卞碑敕綠波亭邑稍增脉於是捐俸裒金不給則以士民所樂助爲西公祠吁嗟乎夫學士無輕議管子也蓋當是時冠帶之國碁布焉莫不以其驍雄桀驁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豐懿烈哉世人往往以器小訾焉夫令管子當仲尼則器小令與後世人物挈長較短何如耶後世襪線之士動輙張口依之乎孔孟謂管晏卑卑無奇此平居抵掌可

爾令身為之何論匠合即羣百夫麾蓋之下亂矣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謗也抑不佞於鮑叔文感焉夫綿綿之葛在於中野良工得之則絺綌不得則槁死士不得相知則沒世而文采不見管子信才賢微鮑叔則齊國一纍囚爾故仲之所為鴻豈鑑烈者皆叔有矣是以君子貴叔也世稱相知皦日要盟青松指心不斯須而掉臂去之則亦道也叔之家犬盜食其餘乎是不佞之所重感也則祠鮑叔抑又可以風矣

由拳集卷之十九目錄

傳

由拳集卷之十九

東海屠隆長卿 著

傳

吾謹傳

吾謹字惟可姑蔑人中書舍人吾廷介子吾廷介者篤行君子也謹天性機頴絶人倜儻爲任俠好奢負奇傲毋謂天下才無如已者少讀老子蒙周叅同契黄庭經素問諸書慨然有離世遐舉志辭家去登少華山學脩煉日攄山絶頂散髮謌嘯盖

宵袂喪其六合馬已而僊竟不就久之益嚴棄歸歸則依井閒酒人劍客俠少年從事擊劍弄丸蹴踘六博日與諸少年飲胡姬肆中每大醉騎出都門走馬平原外識者咸目之曰此非吾舍人兒耶柰何從市井輕薄少年遊吾氏自是墜矣且吾舍人故長者何為令無子或以告謹謹曰吾舍人兒有謹人言吾舍人無子何也謹誠不肖忝家大人即如人言謹則何若乃遂稱吾舍人有兒也或曰人言大都謂丈夫子能以文章取上第位尊顯以

亢厥宗則能爲子矣謹咲曰此樸樕小儒輩爭耳誠若是於謹何有於是遂謝諸少年折節下帷讀書爲博士業三月就試有司盛飾冠服往執卷搦管文頃刻立就上有司趦過其前風動衣裾文采五色爛然有司詬怒曰何物小生敢介呼左右笞之謹曰請閱謹文乃後行笞可乎有司閱文竒甚則又試五馬賦又立就竒氣翩翩橫出有司大驚詫曰吾乃幾失一才子雖然若抱竒若是何爲爲市井兒狀且若有父乎謹曰謹大人爲吾舍人有

司曰吾舍人兒安得爾爾若有如是才而不自愛是抉瓠白裘反衣之耳謹曰謹受教已督學使者來遂得就試於鄉以詩魁鄉貢第四人自始讀書至鄉貢才三月耳所稱說經義絶不覧宋儒傳註及試出人覆按其位語多與程朱旨合謹曰宋老先生亦嘗道此耶奈何令謹為老先生役比歸謂人曰曏昔之日人皆誚謹不肖不能取一第至謂謹不能子今且如何以謹視一第直拾地上芥耳而老博士諸生日濫廩既若倉鼠然竟白首飽鄉

校何也邑人方豪負才好奢置衣千金謹聞之唉曰以方生才且爾若謹者當何如哉於是貸城中富家亦置衣千金既偕計京師業已睥睨天下士自負舉首時父故人為相謹往候之會故人以事出五往不得見謹怒歸後故人過謹亦五至不見故人乃大怒謂人曰此吾故人子負才狂誕昔者嘗五過我我以事不得見乃我往過之亦故報我者五此何禮也故人心銜謹且弦庚今若往生第上第當益狂以故才雖高竟不得魁禮闈比廷試

又柳置第三甲謹既不得舉首則心大憤恚不平故人將薦之館職就試庶吉士詩乃曰突兀三山近蒼茫五嶽低致身霄漢上一掃淨虹霓見者益惡其輕薄竟又不與館職則益又憤恚不平遂不肯仕上書天子乞歸書五奏天子乃賜歸出都門經黃河大陸渡揚子登姑蘇臺吊吳王夫差望虎丘浮錢唐眺海門放意山川忼慨為詩謌往往跌宕恣肆搢夫寥廓見者大驚失色遂居西湖貽慶寺藩臬諸大夫皆爭交謹咸見敬禮以子弟授業

餽遺腆厚遠近好事者多從謹遊戶外屨常滿時
李何諸公以文章雄海內餘姚王先生以功業道
學顯皆推轂謹才而謹獨強項諸公間與李何談
文章與王先生談性理之學率負氣矯矯雄辨時
山人孫一元居南屏山寺中數過從謹相與浮西
湖登飛来諸峰詩唱和不休山人才高詩悲壯謹
與居如轄白兩將軍對壘不相下嘗與山人對坐
縱譚千古謹語如奔濤赴海山人稍稍屈焉謹頗
以聲色自娛久之致癯色黄山人嘗規之曰語有

之隨侯之珠不以彈烏雀以珠之可貴而烏雀之不足以彈也予不見豫章之材乎托根深山培之以土膏濡之以雨露豈其與華嵩同久矣而卒天其天年者傷於斧斤也甘井之水源通長流澄泓湛碧滉滉其出不窮雖與滄溟比壽亦可而卒堙沙石者隶於汲綆也夫形用則勞神用則竭人生百年並須臾耳身非金石何能久存以百年易盡之身而馳騖於擾擾之地何懼不危哉廣成子有云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故熊經鳥伸

龜息龍蔵在物猶尒矧孕扶輿之秀禀陰陽之和曷足二儀神靈萬物者哉至人者方將屏去外膠遊於恬淡塵囂不溷其府醲華不滑其和故能後天地而彫三光養於獨也若夫妖麗靡曼脩眉長袖珠玉文錦嬌謌善舞割剝醲鮮沉湎淫泆耗形枯精傷生戕性此庸衆之所馳非高明之所尚也老子曰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瞽故尤物移人禍水戕火斯其爲戒不亦大乎是下躬特異之姿抗矯翰之氣騁步千載雄視藝壇而乃耽情慾

火之娱忌其煎灼之戒是以随矦之珠弹鳥雀也觸情而動曾不慮後吾恐刀斧伏於林箐之下而大盗起於帷帳也竊為是下危之夫靈物至寳造化所靳故麒麟斃於田父寳劒沉於重泉譬之寄物於人經歲或忘寄寳於人耴不越宿故楚大夫賈長沙王文考王子安蔡伯喈曹子建謝靈運李北海陳伯玉之流皆不登遐年其兆也咸享修名於萬世而其生也曾不浔延性命於須臾天之生才寔難而又多短折夭促如列鈌之光一瞬而滅

豈不痛哉推斯以談足下之才鬼神所忌葆真自愛猶懼不克延而又速之無乃不可乎謹験然曰足下言養生是也若所稱脩短之數沉痛興嗟何不達也大鈞播物回薄推盪若紐若滅萬形同致故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大山或為礪石黃河或為衣帶滄海或為桑田城郭或為原野揔而齊之大椿冥靈蟪蛄朝菌綿促不同為致一矣而人生百年之間如馳千里馬下峻坂何其速也達人齊彭殤一死生洞觀冥極天地一指而悲傷怛化涕泗

泛濫不吞亦過乎山人曰非也達人不膠於萬物不惕於死生觀化無垠脩身待盡斯之謂達覽之士而無累之人也若委運主者而敖形求盡竭精自死謂能任死生不恒化以是為達不亦遠乎謹性既好奢手千金一擲而盡不給則盡出妻子衣服簪珥佐之家遂日益以貧而謹奢不已又好詆訶流輩每見人作或無當輒大哄曰小兒學語一日與方豪同坐或乞詩兩人豪詩先成謹後成成而示豪豪遂袖其槀不敢出謹索之急豪竟袖不出

云謹既有聲文章家益大肆力研摩竟坐是死死
時年未四十謹為文雄邁自成一家言詩清曠閒
出奇詭如李長吉嗟嗟以彼其才令天假年當不
止此惜哉謹以僻在下邑又早死而當時諸公知
謹者又皆不在要以是多不傳謹才幾於湮沒謹
既死其子不類平生所為詩文藁多散亡今雖僅
存什一猶棄在妝笥中余遊姑蔑讀其文若詩姑
蔑人為余言謹甚詳於是乃為之傳　論曰漢人
有言泛弛之材泛駕之馬以在上所御之謹負其

才氣好上人一不得志於舉首遂憤悶不平決去高逝甘於淪落田間嗟謹為豪舉過矣然謹才豈可少哉故人始屈抑謹良是其後乃竟聽其淪落不收古稱無傚大臣難矣哉嗟乎天既夭謹又泯沒其文令不傳余深心惜之乃力又不足以振謹傳其文第為之論著如此

開化令傳

開化令者楚人忘其名今 上即位之二年與計吏偕至京師下第選於天官得開化令單車之開

亿去縣尚三十里縣中大夫士若父老子弟咸持牛酒郊勞故事凡守令至郡邑郡邑人贈賄都無所受乃令一切受之遽命從者槖而馳還楚中大夫士若父老子弟相視竊謂曰夫人情有初者鮮終吏初政共睨節猶或病其貪今令甫弭節於郊輒所為若尒矣他日庸詎可量乎是天下之大墨也既下車視事則不視事乃日召吏民博訪城中及鄉之編户貲產某也貧某也富而籍記焉三月謁孔子廟名博士諸生講說經義即耳聽諸生講

說乃心皇皇焉若坐不安席者促諸生講罷輙馳
去、　　察於諸吏中陰賊鷙狡可共事
者、結為心腹、日諷縣中諸富家大姓饋遺趾錯於
庭、不厭則下令曰方今公家用鈌貸於民間量其
貲之豐約而出貸有差、所不即輸者、吾且置法處
之、民輸者半、不輸者半、或以事犯則謂之曰吾知
爾富饒矣、爾以貲横里中、而以任俠持官府、乃今
以事來、是遺之死耳、尒謂吾力不足以殺尒耶、卒
重罪之、以故民皆大懼、無弗輸者、間有終弗輸而

卒無事可媒孽者則以飛語陷中之監司於是民益大懼訟者無問曲直皆罰金有罪者量其輕重而行罰焉有一因罰數金貧不能償召謂之曰若有田產乎曰無之有室廬乎曰無之有妻子乎曰無之則開三木暴赤日中數日無以償又守卒走道上數月又無以償躰無完軀一賈客見而心憐之為代償焉民皆咨嗟相竊嘆以訟為戒曰寧卒受貧無訟於官矣初莅官人訟者數百人已數十人已不過數人而已今謂吏民曰始吾之莅官也

訟者甚鮮矣乃今察察焉數人何故吏民莫以對一吏進曰政謂明府賢明民皆化之不好訟耳民既恐不訟無所事事則日遣卒伺察民間有交易爭鬪及諸違禮法者輒逮捕之而又税諸商賈屢貧析秋毫不遺 日出行見道旁沙汰者命械繫之曰尒以沙汰為事所淂日幾何對曰小人為業微甚終日佝僂伏道旁爬梳剔抉臨流而汰之或淂毫釐或竟日無所獲則枵腹止耳令曰尒給我哉爾以沙汰為事獲何可量而又日行市壓貿易

嚣雜中掩其不脩則攫金以走爾真大盜矣罰數金其黷貨無恥類如此民既積怨莫可誰何相率而陰誘令令聞之怒乃令百姓告訐者賞又遣卒無論晝夜密訪有告者卒重治其人民於是益大懼父子兄弟相聚保室中無敢偶語户外者貪酷聲稍稍徹於部使者以其新令也而姑置之然民不任毒矣野史氏曰鄭子産曰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令名之難何汲汲也余考戴籍及覩宇内世之貪酷吏多矣未有若開化令者也

余客遊開化覩記其行事不敢言歸而傳之以告司牧者慎念之哉慎念之哉

少司馬屠公傳

少司馬公姓屠氏諱大山字國望其先大梁人宋中葉避金難始南遷句吳至諱李者再遷明州之江北家焉是為始祖其弟某遷秀州於是吳越間有兩屠氏居明州者至大傅襄惠公滽而始大居秀州者至太保康僖公勳而始大祖渭生偁偁生公大父及父兩世俱以公貴贈如其官公生而遒

伯祖襄惠公以泰山磨崕碑遺其大父故名之曰太山字曰國望以泰山磨崕碑故也公為童子時風神秀異有俊才襄惠公甞摩其頂詫客曰是兒俊爽不凡他日當為國寳及長為人長髯偉幹頎然玉立居常好魁磊之節儻蕩自憙而又陰重不泄罷局凝峻世莫能窺焉年二十三舉於鄉是為世宗嘉靖元年壬午明年癸未中進士高等出知合州政先寛和持大體子惠元元豈苐有加焉而禁奸詰慝即未甞以三尺假人與縉紳學士處坦

爽不設城府人人延坐盡款咨諏治理又日引父老子弟問諸所疾苦務盡下情以故太守下令云不洞見閭閻隱痛者一時號稱神明州民積苦瞿唐下流水歲嚙城有蕩析憂公至悉力經營隄其東州民賴之有李道士者挾妖術為州郡患所至騷然公以計擒之身掠數百不中公曰吾以智取之是吾與彼妖角智也彼故得以幻術禦我我且以忠信厭之詰朝再掠之妖書出左腋下道士窘求水漿不得竟斃杖下合州平陞南京刑部員外

郎公在南京善治法律家言大司寇雅重公有疑獄必以煩公公用精明致物情出入明允而尤好平反寬抑暇日與諸曹郎賦詩談執其言皇王經濟大業率鑿鑿中竅蓋隱然公輔之望矣陞江西吉安府知府治吉安寬大嚴明一如治合州而清操益厲門庭肅然有王尚書在朝諸公子稍橫里中公悉取其蒼頭奴尤虐者法之諸公子其後折節改行為雅士尚書深德公嘗謂人曰使我諸子得比於人數不蔑吾宗者屠使君教也世以是両

賢之居吉安五年陞山東按察副使備兵徐州徐州為東北孔道四方人物雜糅民悍而俗囂公至一以寬大鎮物而以沉毅彈壓姦豪淮徐按堵時貴溪相公在朝有蒼頭奴乘樓船下徐横索驛遞公執而箠遣之貴溪銜焉竟無他十八年流賊大熾摽掠郡縣所至殘破公親督兵與戰平之都水使者戴公鰲光祿卿陳公佩客死於徐公為之殯斂收卹其孥使使護喪歸人以是大義公河決呂梁民且旦夕魚公為置洪賑濟百姓流殍來復馮

夷淂不為災至今徐人德屠公不休云陞山東布
政司叅政尋陞福建左布政使時甌寧人太宰古
冲李公默為國子祭酒買田將樂為將樂人逋租
過半太宰囑將樂令為治之而令故不為治太宰
怒囑公切責令令故以彊直不阿雅為公知公曰
令㝢賢奈何以祭酒故栽賢令頋反益游揚之後
太宰亦重公能守正不阿數薦公毋又高公義槩
而服太宰賢有器量夫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
撫湖廣酉陽苗民吳黑苗龍許保反公會四川貴

州西省討平之酉陽蠻界思州自王新建蕩平之後往往鼠伏狼貪出沒為姦至是竊發擁衆破城郭殺官軍所至焚刼為墟遠近戒嚴公以三省兵出奇設伏左右翼擊殲之楚中遂平議者謂是役也功不在王新建下陞工部右侍郎尋復以原職巡撫湖廣　皇帝命脩太岳太和宫成　璽書慰勞劇賊李邦珍馬三兒反公討平之李邦珍者由阜人驍猾多旅力號李千斤居大司馬幕府為記室父殺人論死繫獄中邦珍聞之竟歸格殺縣丞

刼獄而去遂擁衆萬人橫行州郡殺一尚書兩侍郎至宿州敗侍郎駱顒兵至德安公命應山知縣葉震身逆擊之擒其副將張金選賊衆遂敗遯去馬三兒者邦珍妻能軍善妖術剪紙為兵每臨陣則士馬從空中下矢發衣裾間如雨衆懼公伏劒叱之人馬亂墜遂敗走公命繪像移檄天下捕之鎮遠衛指揮丁表生得邦珍三兒檻送軍門三兒向守者乞水從水中遁去復為湖壯今巡曾才漢兵備高節擒公命斬之部使者胡公宗憲以大捷

聞公逡巡謙讓竟不以捷聞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制湖廣川貴三省軍務是時苗民龍阿仔梗命全楚騷動公遣叅將孫賢討之授以方畧令設左右伏而自以精兵深入道獲苗黨譚細奴賢撫之曰龍阿仔為梗西南邉鄙不寧其奉督府命以重兵壓境且旦夕破足下能得阿仔致麾下功伐不小此大丈夫封侯之日也細奴受命乃以中秋夕置酒大會擒阿仔座上我軍乘之直擣其巢遂平苗人辰州土官冉再蕃者年十

六梟勇絶倫欲奪父冉元位訃督府公不可干乃
以黄金百斤他珠玉珍寶稱是白金絨綺之屬萬
計使使馳至公家是時公子畯尚為夫人章語畯
曰女父清德中外其誰不聞今苗人以賂来而受
之是蔑女父之德也畯却之使者慙而還後公聞
其事命縛𦍑蕃至轅門數其罪責之𦍑蕃大懼終
公在事不敢奸父位時袁州父子累求賂於公不
滑衘之會太宰李公黙再起吏部復肯推公兵部
袁州子世蕃大恚曰李一再入吏部必先屠其者

私也亦甚輕我彼能舉之我能抑之遂以南京兵
部左侍郎總理粮儲提督軍務兼巡撫應天等府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如故是時倭奴大舉入寇
樓船相望自吳淞江直抵姑胥城下焚刼一空七
團八團將士戰死骸骨如山積血流成川總制兵
部尚書張公經以壯兵出戰壯兵不習水戰大敗
張尚書嫁禍於公有　詔放歸田里而故銜者求
釋憾不已遂被逮繫詔獄時公從弟御史大夫簡
肅公僑以直節聞恭城伯陶仲文雅重御史大夫

而又心寃公以漏下四鼓上疏力救　世宗手批
釋公罪放歸田里公歸而幅巾帬帶脩然爲布衣
耕東海田置酒大會親故酒酣忼慨言曰三吳之
役其席不暇暖行與禍會然惡得無罪　主上不
沒臣平生犬馬微勞罪大而罰薄得歸復上先人
丘墓令列在編户歌咏太平視日餘陰皆　主上
賜也故願與諸君浮白賦詩以終殘年足矣公起
徒步至大吏經營天下三十餘年所至聲績研隱
而卒困於銜者以三吳之役敗歸然自耳目之所

睹記鴻伐茂明在在有之萬曆丙子余偕計吏壯
上道經徐州夜宿徐州逆旅一老父布袍皓首問
余知為公族聳然起敬曰老夫就木遊寬不意今
日得見吾屠使君宗人來使君亡恙乎使君撫治
吾徐德博而功鉅風采比於天神其豈弟溫款父
母也兒曹不能知老夫猶及見使君於今不忘余
過徐距公治徐時越四十年而父老猶眷眷若念
及余移吳會謁上官閩人從客問屠方伯安否其
童子頗能憶屠公七閩賢使君亡先公者頒而偕

髯見人温夷坦中至行公家廩廩不苟也人蓋至
今稱居夫子又在京師時從楚之賢士大夫遊往往
能言公楚中事蓋亢然五岳重鎮云而以茂年棄
在草澤湮沒終身惜哉公家居又二十餘年清約
如寒士與大司馬張公時徹少司馬范公欽諸公
往來飲酒賦詩時或豪邁大呼慨然起歸則杜門
焚香燕坐泊如也終公世未嘗以一言干有司有
司率皆殊禮焉晚年尤習黄老家言朗然寂照即
詩文亦屏去不挂胸臆矣余于公為父行而齒最

少自童子受公知知公最深然公仕宦德業多沉晦不自言余或以為請笑不答以故世莫能詳其可述者堇堇若此矣

王處士小傳

曩余漁釣海曲姑蘇王生穉登嘗東务東走哭故袁相國墓下義甚高盖不臧徐孺子風而又雅富才情藻思飈𤇾余時居大海絕島中不聞王生王生亦無從物色余者比余出山為濠梁之行疲維舟闔閭城下舟人報王先生來余方病偃臥艎中

閩王先生来矍然病良已則趣抵掌與語風雅之道間及王霸大畧經營當世之具其於時事多所不平所得意懸河倒峽庶幾安石王猛之流崔蔡而下畢之無論矣而自是乃定交比余又從濠濮抵吳會則王生出其所為尊人王翁若狀若銘若記若傳示余曰不腆先君布衣之行且藉子以不朽余長跪受而卒業焉迺歎曰余無以得王生迺今而後得王生余謂瓌品奇物不可以旦暮卒遇蓋其先必代有聞人彼王氏之先云何何彼卓犖

者晷而鵲起若斯之竒也則何居以今觀於王翁之行烏乎而不有子若王生也王翁者豈徒儻蕩深智稱布衣俠始為豪舉卒歸柔澹則幾於聞道矣王翁者守愚處士也始以計然術起　武皇帝時吳會洚洞為眚王翁散錢倡農琱築隄捍水身操畚臿前歲以有秋而翁亦用是起家矣吳中俗好奢王翁治家獨安簡樸閭閻有化之者會東方兵興師横視鉅盜編民避兵甚於避盜而王翁獨忼慨起曰夫犒王師不腆犒賊哉盛供帳待之諸

吊死問疾猶家人然諸部曲而下樵蘇感泣謂王
翁長者相戒無犯長者去買宅晉陵主人以病奴
留難王翁翁曰第居此而病而無以家為吾室可
老也於是奴感長者高義而薄其主人卒去死隣
舍斯可謂躬行仁義而有智計能權者耶翁即號
稱賈人子而口不言利稍積則散之曰季倫君夫
有錢癖彼胡異剖腹而藏者以身所自封產與其
季中分之事其母夫人朱終始孝敬無間迨其晚
年盡付家事仲子而鶡冠鳩杖日與故人賓客逍

遥參屏立洞庭之間鄉人争相慕悅比於漢王彥方管幼安云蓋王翁為人先後易轍最後近真人懿行其曠士之指歸則爾卵而有子若王生者又以文采表於世以光昭處士之令德則幾完矣答吳季札之塋也孔子弟表曰延陵季子之墓其德至於今不廢也噫乎王生而傳而翁而何用余嗜嗜者為

程列女傳

列女姓程氏名菊英開化人幼淑慧知書容貌端

而髮長委地光采可鑑雅修梱内之德里人張氏子委禽焉青陽富人兒徐生者心慕程氏色求昏其父拒之曰吾女業已許張氏徐生即富豪不可易也徐氏百計圖之不能得則賂鄉大夫有權力者言於督府督府檄下郡縣趣卒圖程氏時程氏父死矣父死之日歎曰吾女不幸為勢家所逼脅而吾又無祿即世脫不諒吾兒以死持之不然者吾不瞑九京至是卒縶程氏母若兄而劫程氏將昏於官母且行且泣而回顧曰兒幸亡忘而父垂

死之言程氏曰大人勿憂兒兒不難一死以報大人白辭可碎不受瑕矣五百懸車於門促程氏就道暴甚程氏盥櫛嚴更衣盡縫其衵衣而外束以帶甚固懷短刀焉呼其嫂曰妾不幸不能卒事嫂命也詩不云乎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妾不忍偷一朝之生而貽萬世羞家有老親幸善事之嫂涕泣不能仰視遂行程氏凡赴縣官縣官鞠之曰爾業許昏徐氏父死而背之者何其兄曰許張氏非徐也縣官曰有徐生尒安得張氏徐生富而為人雅

有文彼且以督府命求昏其誰敢不聽昏則女生
而家完不則女死而家滅爾第疇之曰大運苟終
死爾毀行以從人滅大節而偷生仁者不爲也爲
人上者將綱紀是倫而棄之何以令也以督府之
威加於一寡女子乎縣官怒命行刑慘毒侮至不
爲變程氏行至半途謂侍者曰去入城幾何侍者
對曰十里程氏乃就輿中以帶自縊而死少選天
地晝晦風沙障人如傷列女究者五百大驚啓視
輿中死矣趨白縣官官大悔曰吾以勢家故而殺

一列女乎命禮歸而葬之屠子曰人死則穢蘭死則芳若程氏人耶蘭耶列女不幸死強暴而又生太末西鄙無鉅儒名賢為之表著幾於汶沒嗟乎蘭彼豈為人而芳哉

沈嘉則先生傳

沈明臣字嘉則四明之櫟社人以文行高東海稱櫟社長後進咸尊事之曰嘉則先生先生為人高朗洞達父文禎賈俠用賈取而先生起窮巷從里中授諸生業廼厭喜為聲詩弱冠上書郡守薛亭

沈公幾萬言洸洋自恣沈公讀而詫之曰奇士補博士弟子居恒好廓落大節風流自命慕謝安王猛之為人慨然思以功業自見時亡有能用之者闊放之氣一發之於詩歌束髮濡毫染紙百韵俱落倏忽淋漓其上矣鋒穎旁射觀者辟易酒酣長嘯起聲碎鏑如出金石闊達自喜人或疑其少年挑撻竟莫窺其際也世廟時東方兵興督府尚書胡公辟置幕下先生雖諸生乎顧時時與公抵掌談黃石不獨供筆札之役毋空文自見也胡公為

人諱蓮徽有酒失好士而善嫚罵所喜輙賜千金所怒箕踞張目其人立死劍下矣士多從史而先生獨匡以大義正色亡所阿公亦雅憚先生不名遙望見爲起立其見敬禮如此胡公行部太末及七閩先生皆從行一日公燕將士爛柯山上酒酣樂作命先生佐鐃歌鼓吹十章先生援筆立就至俠卷纓兵相接處殺人如艸不聞聲胡公嬰袂起將先生須曰何物沈郎雄快若是直視陳孔璋輩猶小兒至今刻石山上之閩中僧賓佐蹶大王峰

把醆呼武夷君意態縱逸旁睨一世須臾公至便
命酒雜坐盖不减庾公胡林之興云而客有言其
歌姬妖艷者時胡公業已被酒呼徒兒爲戒取以
來少選麾下報姬且至先生正色起立曰遣携榼
且盡明公可以行矣胡公爲酕醄登車去其輔胡
公以正皆此類也及胡公以功見讒死請室中賓
客星散先生葛目而走哭墓下持所爲誄徧告賢
士大夫曰東方自島夷内訌百姓子哭父妻哭夫
無寧歲胡公親犯霜露冒矢石而芟除禍本安固

彊圉功昌茂馬而以讒死臣不佞心傷司馬冤顧為司馬瀝血白狀以故司馬死而其事卒白則先生力也自是先生遂淪落湖海間往来吳越淞錢唐登海門忼慨想慕鴟夷子揚靈處税駕吳會浮五湖陟洞庭諸山至華亭拜二陸先生墓下留金昌尋要離専諸之遺跡往往託之詠歌寫其匈中跌宕遂杖馬箠遊金陵捫鍾阜望國家王氣而日醉胡姬肆中片語一出豪傑才俊咸逡巡避席謂天上歲星再謫先生亦自任不疑也曾將軍者黨

莂有文善先生下獄當死先生以計出之姑蘓王元美吳興徐子與武昌吳明卿新安汪伯玉輩咸高才玩世而先生以布衣遊其間雅為諸君子推轂客海上最久與朱邦憲為莫逆交邦憲亦奇傑士即與先生昵好而嚴事先生雖酒中怒罵不問三吳名士亡不延頸願交先生先生不惟辭賦超逸且善談名理玄遠有致標格翩翩如世外人亦多世外語望見者咸心醉而去遊道日以廣而先生終不以此稍自潤以才受知吾鄉三司馬三司

馬者張大司馬惟靜范少司馬堯卿吾家司馬國望也三司馬呼先生老友歲時伏臘非先生不驩而先生顧益嶽嶽請公間旣老廢世終莫能用益以山林自娛嘗語同志曰臣不幸以空文見令淂當人主起迹羊豕庶幾哉李鄴侯一動天文而卒老逢冠命也每酒三四行微醺朗吟李白詩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靖胡沙盖嚼昔奇抱鬱不淂展非孟浪巳也晩好衣緋衣與二三曹偶踞坐長林之下或白日行遊市中市中譁謂緋衣公且

至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而鄉里傖父猶誹咲之云先生好奇服誕世惡睹所謂龍性哉久之論益定後來之秀翕然共推先生以為主盟先生亦雅好獎後進士歸如雲焉屠子與先生故同里閈不相往來時時從他處竊讀先生詩若文輙自失也曰今天下有沈郎者天生屠隆何為蓋幾下衛夫人之淚矣而先生一日偶於張司馬公所見屠子所為詩若文歎曰耳屠生十年餘適今滑之當無一快士敢從公乞一見司馬公曰若欲見屠生乎

吾為若致之一見如平生酒闌期至邸中談咏達曙矣自是每會必達曙屠子盖以北面之禮見世以此謂沈先生殊有道長者而屠子善折節而賢之先生為詩兼漢魏六朝唐人所長而尤善自出奇揮霍雄渾不以氣傷格不以格掩材居然大家文益踈宕有奇氣廼其魁瑋大節尚不媿其為文世人徒知先生以其詩且不盡也則先生直詞人豪舉已哉四明故甬句東當句踐霸越時多倜儻奇士至文章大業非不代有人若閎中肆外鑿鑿

登作者之場則先生實闢洪荒爲今先生爲安石王猛胡有文若是耶有之非其至矣先生詩若文才情並至神骨競爽玄境實際靡所不詣而總歸於朗暨證於正覺故貴此道也近世作者或之長林則詭而跳諸偏枯以爲險絕而務掩其短每謏一篇拄門而首蒙襟被搆以累月額至爲禿也而出號於人曰吾鉤玄尚奇夫苟情至即狀語而可安事奇語則艱僻類出奇者而按覆其旨猶夫人爾胡不遵大路趨而崎嶇查闇道爲閒與先生論

此、至為撫掌、必若先生所謂遵大路而趨者也、後世而不廢幾青之業、則有先生在也、